

文選理學權輿

文選理學權輿卷八

錢塘汪師韓注

質疑

順改填

班固東都賦云填流泉而爲沼注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填然下文順時節而蒐狩何以順又不改他字

僭休兜離

東都賦云僭休兜離注曰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

侏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僭毛
蕡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韁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竝不同蓋古音
有輕重也案注闕兜字未釋兜卽任也見白虎通此注
之疎也

徑輪廣袤

張衡西京賦云於是量徑輪考廣袤薛綜注曰南北爲
徑東西爲廣李注曰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
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康成曰廣橫也輪縱也說

文曰南北曰袤案李引說文與薛綜解異竊思徑其中也輪其外也廣言橫也袤言直也凡物圓則有徑輪方則有廣袤此注似猶未當

惶畢撞搣

西京賦云竿殳之所惶畢又云徒搏之所撞搣薛綜舊注前曰惶畢謂撞搣也後曰撞搣猶惶畢也究竟不知何解李亦無補證處畢一作感撞說文弄擣也揚子方言南楚凡相推搏曰搣或曰搣博雅搣擊也案搣音窟亦音忽又案詩一之日感發說文作畢發

解

左思吳都賦云嶧澗閭注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嶧案爾雅乃是小山別大山鮮今作嶧者蓋承毛公詩傳之文

夏逸書 小招魂

張載魏都賦注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注是張載舊注蓋未見古文也引楚詞招魂稱小招魂蓋以別於大招也

齊物論

魏都賦云萬物可齊于一朝舊注曰莊子有齊物之論

按齊物論乃謂物論之不齊者可以齊之也物論二字當相連見義注誤

魏宮闕

魏之宮闕魏都賦所言始自正殿遞及南北東西復自左而前而後而右以及城池園囿邑屋市廛再言府寺閣閣苟無張孟陽舊注後人將何所考耶今取其注舊萃觀之其正殿曰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

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七月設鍾
簾于文昌殿前按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立爲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魏四年丙申之五月正自進爲王之月先於十九年十二月天子命于宮殿設鍾簾至是年五月已爵爲王乃鑄而設之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聽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竝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升賢門內聽政闈向外東入有納言闈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

有內醫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
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竝別西向符節
臺東有丞相諸曹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
文石室後官所止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
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文昌殿西有銅爵園
園中有魚池堂皇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
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閒金虎臺
有屋一百九閒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閒下有冰室三
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

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元武苑在鄴城西苑

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鄴城西下有乘黃殿白
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鄴城南有都亭城
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按
王沈魏書魚豢魏略以及魏氏春秋鄴都故事鄴中記
等書今皆不可得見孟陽之注洵爲詳備矣至銅雀作
於建安十五年金虎作于十七年冰井作于十八年石
虎重脩其名未改自北齊文宣帝受禪乃改銅雀曰金
鳳改金虎曰聖應改冰井曰崇光是金卽銅也鳳卽雀
也而此注乃云南有金鳳臺張孟陽晉人不應譌北齊

之名且譖南北之位此必李氏傳鈔之誤耳

魏都賦用韻

魏都賦其軍容弗犯六句以毅室肆三字爲韻而下云
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次段六句以遐羅戈三字爲韻
而下云則于木之德自解紛也次段六句以山軒蕃三
字爲韻而下云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次段六句以厄
策敵三字爲韻而下云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此四段中
既各爲一韻而四段之收句聞紛芬云又其成一韻古
賦用韻有此法

甘泉賦用韻

揚雄甘泉賦云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辚而軍裝蚩尤
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
撙撙其相膠轔兮森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
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韻而鳥肪翕赫智霍霧集而蒙合
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此段裝梁攘肟章五字爲韻而
每句兮字之上又以蹕戚二字爲一韻轔沓合三字爲
一韻乃隔句用韻法

魯靈光殿賦用韻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曰彤彤靈宮歸峩穹崇紛厖鴻兮崩芳嵫釐岑崟嶧嶷駢龍崧兮第三第六句鴻崧爲一韻而每韻之上四言二句官崇爲一韻釐嶷爲一韻通首二十一句句法相同前十二句用韻亦同至後六句則惟未之有兮永不朽兮二句爲韻而每首之上二句又無韻且首三句宮崇鴻第十三四五三句蔚瑋畧此二段又原是一韻也其後唐人效之則通體一例不似此之首腹尾變換也

華蓋

甘泉賦云于是乘輿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服虔曰
華芝華蓋也又云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華覆華蓋也
一華蓋兩用而前曰華芝後曰華覆將毋古人亦只辨
換字法耶

牛耕

潘岳藉田賦云繢犧服於縹軛兮紺轡綴於黛耜儼儲
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注曰古耕以耒而今以牛
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又云抵場染履洪縻在手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注曰旣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

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義也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
雜用之按晉書禮志云武帝泰始四年乘輿御木輶以
祭此卽安仁作賦之歲所云木輶乃卽周禮之田路漢
志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
閒者蓋因親耕而特御此輶以出未嘗言及牛耕也周
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困學紀
聞云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
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
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

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耳竊意牛耕自古有之而耕藉用牛則或自晉而始至于國語與禮記之不同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卽所謂一撥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然則國語禮記何嫌雜用哉

創淫輪夷 喭鋌瘢耆金鏃淫夷

揚雄羽獵賦云創淫輪夷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于車輪也長楊賦云喫鋌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

惋括也孟康曰癥著馬脊著創癥處李氏曰如氏之說以爲箭括及鋌所中皆爲創癥于馬著孟氏以爲者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耆鬚傷者或矛攢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襲若蠶焉按子雲多識奇字後人不敢議之若此二處其字竝不難識然非注不解且雖注亦仍難解豈非文之魔道耶

東征西征

潘安仁小人也其爲長安令作西征賦曰某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敢于直稱孔子之名季則謂漢高祖

也曹大家子穀爲陳畱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入
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
畏乎聖人藹然儒者之言不似安仁賦中直以患得患
失之鄙夫自居也且卽以文論西征之穴雜亦豈得如
東征之雅潔哉

塞門

顏延之赭白馬賦云簡偉塞門注曰塞紫塞也有關故
曰門塞或爲寒非也按馬生北地卽作寒門亦可楚辭
曰踔絕垠於寒門張衡思元賦曰望寒門之絕垠兮

桑末

張衡思元賦云桑末寄夫根生兮舊注云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按以桑末爲木名未知何木恐是謂桑木之末

王夢玉夢

宋玉神女賦千古傳誦然於賦中王玉二字之譌莫能辨也惟沈存中夢溪筆談之補筆談有一條云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

之事以文考之所云蔑矣美矣至不可勝贊若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

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此條辨論王玉二字之譌最爲卓識且賦但言其狀甚麗而已而其意則歸於貞亮潔清與高唐賦所言思萬方憂國害闢賢聖輔不逮者同一諷諭之旨也范石湖詩小序及吳船錄又洪容齋三筆皆嘗據賦以論後來詞客之譌然亦不免俱以爲見夢襄王矣

王叔聽譜

韋孟諷諫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注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詩又云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

大彭勲績維光注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迭互也言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詩又云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叔周末王聽讒受譖閼絕豕韋氏按洪景盧容齋四筆嘗謂韋孟自敘乃祖之乖疎而應劭又從而實之惜顏師古不引用杜預注左傳范宣子之言一段以爲證今觀李注亦皆用應劭之說杜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容齋蓋謂其誤以成王爲叔王也李氏於選注之外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其書不傳未知

於此有辨否耶

石華海月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云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注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按此則石華乃苔之類海月乃蚌之類方密之通雅曰使風帆而拾蚌是何況耶方氏此言誠爲解頤之說竊疑此言石華猶云嵐翠而上文言水宿則夜中咏月益可知矣采拾字何妨活用耶

陽鳥

張載七哀詩云陽鳥收和響注曰陽鳥春鳥也按此疑
是用禹貢陽鳥攸居

二族三孽

劉琨荅盧諶詩云二族偕覆三孽並根注曰王隱晉書
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求救猗盧
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牽
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謹父
母三孽謂琨之兒子也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按三
孽有此二說乃其詩又云長慙舊孤永負冤魂注曰舊

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
領兗州石勒圍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邱遂不守
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爲所虜也按觀後注則李氏固不
以三孽爲三劉矣

曹子建詩

曹植雜詩云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注曰太山接吳
之境西踰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
也案此注尚未允當魏志蘇則傳云陳思王初封臨淄
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又云則在金城聞

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傳與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于吳蜀兩國蓋有微旨焉雜詩五章曰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讐明不以蜀爲讐也六章曰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太山吳境也責躬詩曰建旗東嶽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讐吳而不讐蜀惟求自試疏中有擒權馘

亮之語亮指武侯而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
曰違命語義自有別耳

若莖

江淹雜體王侍中懷德詩云嚴風吹若莖注曰賈逵國
語注曰若木晚矣案此以若莖對桑野恐是杜若之若

麌瘞

枚乘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麌瘞之機注曰呂氏春秋
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輶務以自佚命曰台麌之機高誘
注曰台至也麌機門內之位也乘輶於宮中游翔至于

厯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治厯而爲厯瘻未詳乘之
謬爲好奇而改之然觀下文曰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
媒注曰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厯多
陽則瘻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注曰厯逆寒疾也瘻
厯不能行也是亦呂氏春秋之文何李氏未悟及此耶

骨母

七發云通厲骨母之場注曰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
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越絕書曰闔廬旦
食鮑山晝遊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按李氏以骨母

爲胥母之誤是已但據史記則胥母乃因祀子胥而得名闔廬時何遂有此名乎李氏竝引二書未知孰是又考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十年治姑蘇之臺旦食鮚山晝游蘇臺注云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竊意闔閭所遊者吳縣之山子胥所投者浙江之江也七發賦廣陵曲江之濤曲江正指浙江故其文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不當遠及吳縣且吳越春秋注鮚山越絕書作紐山而於蘇臺不云有胥母之異則是越絕於晝遊句或亦是姑胥而李注誤記爲胥母耳

赤岸

七發云凌赤岸注曰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竝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按枚叔所言八月觀濤卽今浙江乃引南徐州記指爲京江誤矣蓋廣陵亦浙江江上之地非京江江北之廣陵也但未知赤岸屬今何地耳

營匠

張協七命云營匠斲其樸注曰營匠未詳而又引莊子

匠伯不顧是其未詳者乃在營字竊觀張平子西京賦曰西匠營宮景陽當是用此乃謂經營之匠耳

建康

潘勗九錫文注引魏志曰建康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康九年領冀州牧也按建康乃順帝之號當作建安

賁育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云勇期賁育注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戰國策范睢曰賁育

之勇焉而死按育謂育也注雖引范睢之言而於育不詳其姓因學紀聞曰廣韻言姓氏甚詳然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附錄之以備考

五將失道

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注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

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按步卒五千卽當有五將未必指李廣利公孫敖等人

孔子適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注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于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按史記孔子始至衛卽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陣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

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衛之後時去適宋又去適陳家語所言適曹恐是適宋之誤而司馬書固無誤也

報書句讀

報任少卿書云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注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按此夫字似當連下夫僕與李陵五字爲句而此乃以夫字屬上句讀恐誤書又云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注曰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按此當連下次比二字爲句而此以次比屬下文亦恐誤

此魏

曹植與楊德祖書云德璉發跡于此魏注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按以此爲近恐未當俟再考

山父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云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注曰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梁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按此以許由巢父爲一人陸機演連珠注徵引尤詳而此以山父卽巢父未知何出

思歸引

石崇思歸引序按選所錄乃序耳其引不入選注亦不
補錄今考其引曰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
經芒阜濟河梁整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徯徨雁驚
泝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
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凡十韻三五七言相錯成文共
十七句又按崇集有思歸歎乃騷體

恕

嵇康養生論云恕可與義門比壽注曰聲類曰恕人心

度物也按此恕字當是庶字之譌

晨服

陸機辨亡論云戎馬無晨服之虞注曰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按晨服二字無解晨服猶云夙駕

蒲密

陸機演連珠云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注曰密令卓茂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按沈約宋書良吏傳序曰蒲宓之化

事未易階正作宓字李氏偶未記及此耶

棠陰

沈約安陸昭王碑文云痛棠陰之不畱注曰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於落棠高誘注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按此似用召伯甘棠之事未必謂落棠山

三都賦注

三都賦注曰張載注魏都劉逵注吳蜀今標題於三都竝稱劉淵林注未嘗分別而他處引用或又云張載注吳都應俱誤也

三十六史劄記
卷之二十一
賈誼鄧通

賈誼弔屈原文序云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注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闌苴尊顯僂訥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憇也按漢書賈誼傳曰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不及鄧通考鄧通自爲黃頭郎至上大夫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

初立便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鳥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單闕乃文帝六年丁卯歲也諺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爲梁懷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而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諺死何以知之傳言諺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三十三蓋生於高帝三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

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其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諂諛放鑄疏後卽云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諂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卽接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爲時正廣豈得牽連合併耶

山鬼

屈平九歌山鬼篇云子慕余兮善窈窕王逸注曰子謂山鬼也又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注曰言山鬼所處

乃在幽昧之內按前以子爲山鬼後又以余爲山鬼意不相貫余處幽篁之余當是屈子自謂

鍾阜

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云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注曰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按此恐指建業之鍾阜未必遠及無日地也

白頭如新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語曰白頭如新注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據此則新乃始終

不知之謂而人或以久而愈親解之謬矣

青萍

陳琳荅東阿王牋云乘青萍干將之器注引呂氏春秋謂青萍爲豫讓之友乃自殺者又引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鏃庖丁剖犧於用刀今此文義與干將竝稱爲器則張與陳所云當別有據而注未之及

廉公思趙

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所以廉公之思趙將注曰史記曰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爲老故不

召按史記曰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此一段正此文所用而注乃引彼失此此注之疎也

夷三族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所惡滅三族注曰家語曰宰予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按困學紀聞曰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閼止字子我死于田常之亂是必

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閭若璩云洪景盧曰孟子載三
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
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
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爲尤妙云又接因闕止字子
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通雅云闕止字子
我卽宰我遷不誤也宰我死難而曰與田常爲亂則誤
矣東坡言之京山詳之

唐哉皇哉

班固典引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注曰言誰能竟

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按今人用此語者皆作輝煌盛大之意其謬甚矣

任昉子

劉峻廣絕交論云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墮癘之地注曰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按此紀實事豈有虛指地名之理是必真有是事而無可考耳

沈勝之

王儉褚淵碑文云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注曰王隱晉

書曰氾勝之敦睦九族按氾勝之書後人稱爲種植書而李氏選注稱曰田農書月令草木萌動鄭注引農書疏曰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漢書藝文志農家有氾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爲議郎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太平御覽氾勝之奏曰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凡此皆其言行可見者其書本未有名故注稱田農後人直稱種植書不知何所據也又按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氾勝之當卽氾毓之先人計自成帝至晉
二百數十年正可七世漢書注云氾音凡今本譌作几又音
敷劍反蓋氾濫音泛人姓音凡說文祇氾濫一解故無
平音廣韻始有之氾姓蓋取諸水名也

齒黃

嵇康養生論云齒居晉而黃注曰齒黃未詳按埤雅世
云噉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緯識

選注所引緯候圖識之書旣已備錄于書目矣按緯者

七緯也候者尚書中候也七緯凡三十六篇易緯有六
曰稽覽圖二卷又乾鑿度二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亦作是稱三卷類謀一辨終備一詩緯有三曰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書緯有五曰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刑德放運期授二卷禮緯有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有三曰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有二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有十四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以上三十六篇所謂河洛七緯也因學紀

聞所載七經緯雖稱三十六篇而實則三十五篇當以
命歷序補入春秋蓋選注嘗引之御覽亦嘗載之矣選
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書緯無運期授而易緯有通
系卦樂緯有樂錄圖春秋緯有孔錄法其通系卦恐是
通卦驗之譌也御覽書緯有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亦
恐是帝命驗稽命徵之譌又孝經緯有左方契威嬉拒
則選注亦無之矣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
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
九聖之所增衍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竝爲

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今考選注尚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皆有之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通紀曰著命曰闡苞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鉤其數正合惟雒書僅有二篇曰摘亡辭曰天淮聽不及六篇之數而有獨稱尚書雒書者則豈本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不知其爲春秋耶河圖耶有樂錄圖又有春秋錄圖不知其爲緯書否耶隋書於中候之外有洛罪級五行傳文獻通考所載有坤鑿度二卷周易乾元序制記一卷乾坤鑿二卷其名各異不可得而

聞也至于讖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讖亦可稱緯讖有十而見于選注者凡八曰論語比考讖曰論語撰考讖曰論語陰嬉讖曰論語糾滑讖曰論語摘輔像讖曰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論語崇爵讖曰論語摘衰聖承進讖其所闕二者之名不可知也亦有引宋均雜讖注而不舉其名者他書所引更無多于此者矣鄭康成注周禮禮記所引七緯皆稱曰說不曰緯其自漢以來通內學者朱竹垞集有說緯一篇載之詳盡

司馬叔持

潘岳馬汧督誅云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自目於都
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按此
事闕注

文選理學權輿卷八全

文選理學權輿補

仁和孫志祖
穎谷輯

前賢評論

逡遁 和 副 韋咬 祢 免

黃卷工隸圖

戶韓 三彭 畏斯 清 河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闕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

西嚮仰形勝之地泝函谷之闕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闢而待然九國畏懼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旣不知遁爲巡宇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卽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蹤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

案今文選作遁逃計
云史記作逡巡遁逃

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
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
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畱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
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
爲營案今文選本脫于字爲字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敘比也軍之正
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副貳之字副字本爲福字從衣畱聲今俗呼一襲爲一
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然而書
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

作福詩云不坼不副周禮有福章竝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爲正體副坼爲假借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已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福竝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淫韻亂樂案韻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韻鼴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于韻咬而衆聽或疑豈謂鼴鼴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張衡東京賦云祈禱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文解字曰禱福也字林音弋余反字本作禱從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作禱耳今之讀者不識禱字義訓乃呼爲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禱字爲禱禱者祭名又失之也

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斂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

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襄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旣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

西征賦又云發閿鄉而警策憇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卽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險恐

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遂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閩鄉西黃天原是案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閩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閩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閩鄉始泝黃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干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

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爲齒乃謂隸齒爲齊等

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案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又云感市闇之叢井類戶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案班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

爲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諭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爲文之瑕穎焉

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彫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彫爲杉音案許氏說文解字云彫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旣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竝從彫說文解字解彫字云長髮發也從彫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旣指訓髮貌所以髮髮之屬字皆從彫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

也

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
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
奚斯所作旣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
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
三閭沈骸湘渚案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
也

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案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盧橘 白鷗

朱翌

字新仲
桐鄉人

猗覺寮雜記曰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

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案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

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
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
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
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
郭璞註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考
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
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鶲白羽黑文胸
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鶲失素是

未盡識鶠也

李密陳情表

出師表缺句

君苗

古詩文宦

改定字

古書不可妄改

玉樹

辯華

昭藐

流眄

防露之曲

集文選文士姓名

草薰

白閒

千眠

文賦列十體

海賦

薛綜注西

京賦

上林賦連縣字

摺素賦

雪賦月賦

蘇李五言詩

陸士衡詩

傅元雜詩

凝笳疊

鼓莊馗

謝詩

吹蠶平楚

裕眠

探情

以華

杜詩本選

疊韻

墜露落英

趙李

四言詩 古詩 賤妾亦何爲 晚見朝日 王

案詩用劉歆賦語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

鶴來 牽絲 文選生煙字 夠字 嬌儺嬌旄

骨胥 點與玷同 鮮明曰翠 劉孝標世說

註引左思別傳 日昃曰映 金虎 風行水上

紫梨 盧橘 君遷樹 八蠶之綿

楊升菴慎文集曰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

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案荒廟亦不可解且其所謂佛書者不知何書也豈升菴杜撰以欺世耶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案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案李善註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矣然則三國志有此六字而文選本缺也今文選本有此六字者後人所加升菴乃以爲文選有而他本缺乎又案蜀志武侯傳亦無此六字董允傳有之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案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瑒誤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跡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

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
蝦寒鼈炙熊膾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
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
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
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葢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
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麌劉熙釋名

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
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
然生之猶下句言馬廸金人也

張平子西京賦辨華以交分下刻削其若削辨華辨
駁華麗也辨古斑字又音葩或寫作斑梁元帝纂文云
辨華文麗也

西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視容
也今案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顙眉目之間也

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
昭顥字異音同義

文賦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閒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于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

曲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
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
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爌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
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
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
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又用

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宏明集地芝候

月天華逆風

西都賦招白閒下雙鵠渝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鵠非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眼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綿望山谷青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詠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

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煥睡而譎詭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晉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文選載木元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鈔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此句本不必註薛綜注繚

垣猶繞了也李善又改垣爲亘益不通矣班固西都賦
繚以周牆卽此句也垣本是牆何必改作亘唐人崔塗
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秋斷草煙深王和甫
冬日詩繚垣烏鵲近人飛其用字固不以薛注爲然也
案薛綜本作繚亘故以繞了解之李善本作垣
故云今竝以亘爲垣且引西都賦句爲證非李
善改垣爲亘也升菴誤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幡纏紛溶蕩猶綈綈從風瀏祓
歸歛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旣古

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猗丰蕡也箭蓼
卽蕭森猗綈猶猗那也字亦作旛旛又作猗儻澠蒞卽
流麗歛歛卽歛吸歛古作擗見石鼓文省寫作歛五臣
注遂誤以爲卉字案長門賦列丰蕡之游樹謝靈運詩
升長皆丰蕡則紛溶丰蕡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
則箭蓼蕭森一也毛詩猗儻其枝楚辭紛旛旛乎都房
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綈也猗儻也旛旛也猗靡也
一也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
鳥則嘹唳與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歛歛

與歛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文遷雪賦注引班婕妤搗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文遷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殆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于二賦之尾叶焉

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

三才圖會

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陸士衡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注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于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傅玄雜詩搆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乎景隨形運流響歸洞房五臣注景鴈影也映于月光而色乎也二句皆承上文說鴈其旨始白五臣注亦不可廢

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搆鼓擁回軍

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掘凝笳疊鼓吉行之文儀
也鳴笳掘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
者不可草草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塵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國
誰能享茲休馗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酉爲是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
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鬱
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卽諺云鴻飛不到處也樹不凋
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鮑照苦熱行舍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家
蠱昏夜飛出飲水之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註行
暉行旅之暉非也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
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
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楚辭遠望兮裕眠陸機詩林薄脊阡眠呂延濟曰阡眠
原野之色案說文裕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作裕

眼又列子云鬱鬱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
裕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旰眠字皆從目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于史記律書情
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
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
貴乎博證也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
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三
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蠬蛻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眠毗薑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楚詞朝搴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靈山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靈山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食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

落也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顏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
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
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
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
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
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
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
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
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

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枩榆天命
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
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
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
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送目
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
尚隔尋丈也

案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一句當以八字作一句

讀升菴以爲四言誤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氏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氏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案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鍼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旣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

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瞰此語殊有變互凡
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卽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
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
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劉歆遂初賦望亭隧之皎皎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
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
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

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
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慘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
夏正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
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
正月此亦一證

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案楚辭車旣駕兮竭而
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案呂氏春秋膠鬲
見武王於鮒水日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
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

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旣駕矣
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襲
用竭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注劉向
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
復辭皆謂盍字始通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
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注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
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
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爲孫楚事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曠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廣雅曰夠多也音邁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楚辭紛旛旄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旛旄其華今詩作猗儼司馬相如賦又旛旄以招搖揚雄賦旛旄郅燭之

旛旛王襃洞簫賦形旛旛以順推其用字皆自詩楚詞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旛旛作仄音誤矣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也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胥之爲胥也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東晉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陸厥荅內兄

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嵇康琴賦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翠粲鮮明之貌注引班姬自悼賦紛絢縹兮紈素聲以爲衣聲非也絢縹自是衣聲翠粲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同也駱賓王文縕翠萼于詞林縕鮮花于筆苑以翠對鮮可以證之又東坡詩兩朵妖紅翠欲流高似孫緯略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今俗猶然不然旣曰紅矣又曰翠可乎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獨都賦云金馬

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九以燭熾火井
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

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踐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日亭在未日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大
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鄰卒于
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
然亦有光毛衰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陽自風行水上
渙渙渙然卽有文章也案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
詩注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案風亦可言色楚辭云
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
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案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元王秋澗有秋日詠紅梨花詞可證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然子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櫟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卽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文選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案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亦俗云牛亦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

油可補文
選注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案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蛻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蛻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

之過也

案上湖先生自敘於前賢評論本有楊升菴而
所輯二卷中未之及蓋客遊時偶未攜丹鉛錄
也今補之而合匡謬正俗猗覺寮雜記之及選
學者爲一卷志祖識

文選理學權輿補

卷之三

唐偉謹獻

性云